# 禮記集解

小戴之學鄭注孔義而外宋櫟齋衛氏之書綜羅最博而無所折衷黃東發以爲浩瀚未易徧觀自元雲莊陳氏集說出明人樂其簡易遂列學官至今承用然於禮制則援据多疎禮意則發明未至學者弗心饜也我家敬軒先生乾隆戊戌廷對以第三人及第爲學一宗程朱研精覃思於書無所不窺旁涉天官地輿鍾律歷算而致力於三禮尤深著禮記集解六十一卷余舅氏鴈湖几山兩先生屢謀鋟版而未果咸豐癸丑鏘鳴自粵右歸被

朝旨治團於鄉從其曾孫裕昆發篋出之則纍然巨編首十卷几山先生所精校錄藏其副餘則朱墨雜糅塗乙紛糾盈稿雖屢易而增改尚多其間剪紙黏綴歲久脫落往往而是乃索先生所治三禮注疏本及衛氏集說於裕昆所皆逐字逐句丹黃已徧讐勘駁正之說劄記於簡端者

幾滿遂爲之參互考訂逾歲而清本定庚申六月開雕中更寇亂迄同治戊辰三月始成集貲鳩工藉同人之力爲多夫禮四十九篇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賴是傳焉而雜出於漢儒之所輯去聖已遠各記所聞其旨不能盡一於是訓詁家紛紜聚訟莫決從違是書首取鄭注孔義芟其繁蕪掇其樞要下及宋元以來諸儒之說靡不博觀約取苟有未當裁以己意其於名物制度之詳必求確有根據而大旨在以經注經非苟爲異同者也至其闡明禮意往復曲暢必求卽乎天理人心之安則尤篤實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先生易簀時年未逾五十於是書已三易稿於乎功亦勤矣今距先生之卒不及百年其在館閣時清節峻望無有能道之者讀是書抑可想見先生之爲人也

族子鏘鳴謹序

禮記卷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上第一之一　別錄屬制度

曲禮者古禮篇之名禮記多以簡端之語名篇此篇名曲禮者以篇首引之也鄭氏謂篇中記五禮之事故名曲禮非是此篇所記多禮文之細微曲折而上篇尤致詳於言語飮食灑埽應對進退之法蓋將使學者謹乎其外以致養乎其內循乎其末以漸及乎其本故朱子謂爲小學之支與流裔而首篇毋不敬之一言則尤貫徹乎精粗內外而小學大學皆當以此爲本者也篇分上下者以簡策重大故也後凡分上下篇者放此○朱子曰禮器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經禮爲禮儀鄭元等皆曰經禮卽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卽今儀禮冠昏吉

凶其中書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爲冠昏吉凶葢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栝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葢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大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儀禮一經禮二禮儀三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葢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今儀禮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篇其不可

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或者專以經禮爲常禮曲禮爲變禮（藍田呂氏之說石林葉氏雖言經禮制之凡曲禮文之目而亦云經禮其常曲禮其變）則如冠禮之不醴而醮用酒殺牲而有折俎若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毋放飯毋流歠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愚謂經禮曲禮

之說朱子之所辨論者至矣蓋經禮卽儀禮也曲禮則經禮中之儀文曲折如冠禮之三加昏禮之六禮士相見之授贄反見還贄鄉飲酒禮之獻賓獻介獻衆賓之類皆是曲禮之合卽爲經禮經禮之分卽爲曲禮曲禮之所以爲三千者蓋據經禮三百而以相十之數言之而非別有曲禮之書至於三千篇之多也至禮記中所載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與夫管子書之弟子職或詳其儀文或記其名物則皆周末儒者各以其所傳習者記之而可補禮經之所未詳者也若此篇所引之曲禮則別爲古禮篇之名非禮器所言之曲禮蓋曲禮三千卽儀禮中之曲折而此所引毋不敬以下其文與儀禮不類也而此篇之爲曲禮則特以篇首引曲禮而名之不可謂此篇皆曲禮之言猶檀弓首章載檀弓事而名爲

檀弓不可以檀弓一篇皆爲檀弓一人之事也蓋此篇所言多雜見於他書如坐如尸立如齊見於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不登高不苟訾不苟笑見於大戴禮曾子本孝篇天子曰崩至庶人曰死見大戴禮四代篇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撙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見列女傳及韓詩外傳雖其與諸書所出未知孰爲先後然其言君子抱孫不抱子別引禮曰而前有車騎又爲戰國時語事君三諫不從則去天子未除喪稱名諸侯失地名之類又皆春秋公羊之說知此非曲禮之完篇明矣然則曲禮有三一爲儀禮中之曲折一則古禮篇之曲禮一則禮記中之曲禮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釋文毋音無說文云止之詞其字從

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形禁止之勿令姦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按毋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毋字以作無音非也後放此疑者特復音之嚴魚檢反本亦作儼同思如字徐息嗣反○音義並用釋文有不同者及補音者別出於下

鄭氏曰禮主於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也孔氏曰若如也思計慮也人心有所計慮則其形狀必端慤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朱子曰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愚謂人之治其身心莫切乎敬自不睹不聞以至於應事接物無一時一事之可以不主乎此也儼若思謂容貌端嚴儼然若有所思也安者氣之和定者理之確人能事無不敬而謹於言貌如此則其效至於安民也論語言脩己以敬而

能安人安百姓卽此意也○范氏祖禹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釋文敖五報反遊也長丁丈反盧植馬融王肅並直良反欲如字一音喩從足用反樂舊音洛皇侃音岳極如字皇紀力反

矜己淩物謂之敖敖者德之凶欲者情之私志滿則招損樂極則必淫四者皆害於性情學問之大者克己者之所當力戒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朱子曰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惟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已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惟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愚謂

狎謂所親習之人畏謂德位之可嚴憚者安安謂心安於所安凡身之所習事之所便者皆是也狎而敬之則無玩人喪德之失畏而愛之則有事賢友仁之益財物之積聚而能散以與人則不至於專利而害義心安於所安而能遷以從善則不至於懷安而溺志六者皆脩身進德之事惟賢者爲能行此而學者之所當自勉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釋文難乃旦反很胡懇反勝舒證反分扶問反

鄭氏曰毋苟得爲傷廉也毋苟免爲傷義也毋求多爲傷乎也愚謂很者血氣之爭毋求勝爲其傷和而且將有忘身及親之禍也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鄭氏曰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成之終不然則傷知直

正也巳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孔氏曰彼巳俱疑而來問巳巳亦疑則毋得成之巳若不疑仍須謙退稱師友所說以正之勿爲巳有此義也朱子曰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事强辨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矣愚謂據而有之若子游以禮許人是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釋文夫方于反丈夫也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音同○今按夫當音扶發語辭舊讀爲丈夫之夫非是

鄭氏曰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孔氏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雖不爲尸所在坐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立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磬折屈身案士虞禮云無尸者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戸如食閒是祭時主人有聽法吳氏澄曰祭之日爲尸者

有坐而無立故坐以尸爲法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齊爲法愚謂齊鄭氏以祭時言孔氏以祭前言祭時有立無坐故立言如齊註說爲長又註以磬且聽言如齊葢謂祭祀之時主人磬折致恭而僾見愾聞如將受命然也疏引士虞禮祝闔戶如食間以釋註義亦非是尸之坐齊之立因事而致其敬者也君子之坐立常如此則整齊嚴肅而惰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朱子曰劉原父云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篇葢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二句爲丈夫之事誤矣

禮從宜使從俗釋文使色吏反

鄭氏曰事不可常也朱子曰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而祭與喪則相授受之類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弔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葢得此意愚謂禮之爲體固有一定然事變不一禮俗不同故或權乎一時之宜或隨乎他國之俗又有貫乎變而通之者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釋文夫音扶凡發語之端皆然後放此疏或作疎別彼列反

孔氏曰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爲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爲疏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報之則大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

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是也曾子襲裘而弔非也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而皇氏具引今亦畧之愚謂彼此相濟謂之嫌是非相似謂之疑四者所該甚廣孔氏各舉喪禮一端以言之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釋文說音悅又始悅反辭本又作詞同說文以詞爲言詞之字辭不受也後皆放此費芳味反

鄭氏曰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不辭費爲傷信朱子曰禮有常度不爲佞媚以求說於人也辭達則止不貴於多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釋文好呼報反

鄭氏曰不好狎爲傷敬也孔氏曰禮者所以辨尊卑別

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不踰越節度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朱子曰狎謂親褻慁謂禮主於恭敬退讓踰節則上僭侵侮則不讓好狎則不敬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釋文行下孟反

鄭氏曰踐履也言履而行之言道言合於道質本也禮爲之文飾耳孔氏曰禮以忠信仁義爲本禮爲文飾忠信之行脩言合於仁義之道則可與禮爲本也愚謂脩身踐言脩身以踐其所言也行顧言則行無不脩矣言顧行則言皆合道矣人之言行篤實乃行禮之本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釋文取於舊七樹反謂趣就師求道也皇如字謂取師之道取人如字謂制師使從已○今按二取字並如字

鄭氏曰禮不往教尊道藝朱子曰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禮聞取於人故有來學不聞取人故無往教愚謂君子有教無類然必彼有求道之心而後我之教有所施若往而教之則道不尊而教不行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劉氏彝曰仁也義也知也信也雖有其理而無定形附於行事而後著者也惟禮事爲之物物爲之名有數有度有文有質咸有等降上下之制以載乎五常之道然則五常之道同本乎性待禮之行然後四者附之以行此禮之所以爲大而百行資之以成其德焉愚謂仁義禮知之爲人所由謂之道仁義禮知之有得於身謂之德仁義與禮雖同出於性然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

之儀則而細微曲折之間參差等級之度莫不有一定之矩矱故道非禮則無以爲率由之準德非禮則無以爲持守之實仁非禮則無以酌施恩厚薄之等義非禮則無以得因事裁制之宜是四者非禮則不能成也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黃氏炎曰率之以身而使倣之謂教諭之以言而使循之謂訓愚謂禮者經緯萬端事爲之制曲爲之坊故教訓以正民俗而苟不以禮則闕畧而不備也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釋文辨皮勉反徐方勉反

朱子曰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相交訟形於言而有是非辨訟則是非不相敵禮所以正曲直明是非故此二者非禮則不能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孔氏曰上謂公卿大夫下謂士也公卿大夫列位於上士列位於下吳氏澄曰國之倫君臣爲大上下次之家之倫父子爲大兄弟次之有分有義有恩有情其尊卑厚薄非禮有一定之制不能定之愚謂大功以上謂之昆弟小功以下謂之兄弟不言昆弟而言兄弟者舉疏以包親也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鄭註學或爲[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此注爲見他本也後放此

鄭氏曰宦仕也孔氏曰熊氏云宦謂學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愚謂宦謂已仕而學者學謂未仕而學者故學記云凡學官先事士先志王制云六十不親學明未六十猶已仕猶親學也宦學皆有師然非事之以禮則學者怠教

者倦而師弟之情不親矣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釋文朝直遥反涖本亦作莅徐音利沈力二反又力位反

鄭氏曰班次也涖臨也孔氏曰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涖臨也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事行法謂司寇士師明刑法也愚謂四者之事必以禮肅之不然則上慢下怠而徒為文具矣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釋文共音恭本或作供莊側良反徐側亮反

孔氏曰周禮註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吳氏澄曰禱祠者因事之祭祭祀者常事之祭皆有牲幣以供給鬼神必依於禮然後其心誠實其容莊肅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釋文撙祖本反

鄭氏曰撙趨也何氏允曰在貌爲恭在心爲敬孔氏曰君子是有德有爵之通稱又康成註少儀云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凡禮有深疑則稱君子以正之撙趨也節法度也言恆趨於法度應進而卻曰退應受而辭曰讓愚謂君子以德言之恭敬撙節退讓六字平列荀子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楊倞註曰撙抑也漢書王吉傳伏軾撙銜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楊雄賦曰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葛亦是相迫促之意鄭氏訓爲趨當讀爲趨數煩志之趨疏以趨向之義解之非矣有所抑而不敢肆謂之撙有所制而不敢過謂之節恭敬所以盡禮之實撙節所以約禮之用退讓所以達禮之文凡事不可以無禮故君子必恭敬撙節退讓以

明之禮主其誠故也○凡君子有專以德言者鄭註鄉飲酒禮云君子國中有德者此篇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皆此義也有兼德與位言之者鄭註少儀云君子卿大夫若有[illegible]德者又註士相見禮云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此篇屢言侍坐於君子皆此義也又有專以人君言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是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釋文嬰本或作鸚厄耕反毋本或作鵡同音武諸葛恪茂后反離力智反狌本又作猩音生禽獸盧本作走獸麀音憂○今經文依孔疏本陸氏本經文與孔間有不同故此經鸚鵡字釋文作嬰毋後放此

鄭氏曰聚猶共也鹿牝曰麀孔氏曰爾雅云猩猩小而

好啼郭璞山海經云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貛豘聲如兒啼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鸚鵡是禽猩猩是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須圍守乃獲也通而言之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其小獸可擒故得而名禽也愚謂鸚鵡猩猩能言而不離乎禽獸者以其無禮故也人而無禮則與禽獸無以別矣○共也麀牝獸也父子共麀言其無別之甚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是故

石經作是以

呂氏大臨曰夫人之血氣嗜欲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爾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制爲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之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怠敖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自暴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尙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釋文大音泰施始豉反

鄭氏曰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三王之世禮始與焉愚謂大上上古之時其次謂後王也施德於人謂之施答人之施謂之報禮之從來遠矣與天地並但

上古之時人心淳樸而禮制未備惟貴施德於人而不必相報然施之有報乃理之當然而情之不可以已者故後王有作制爲交際往來之禮稱情立文而禮制於是大備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禮所以治人情脩仁義尚辭讓去爭奪故人必有禮然後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無禮而不危者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鄭氏曰負販者尤輕佻志利宜若無禮然愚謂恭敬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故雖負販者必有所尊而況於富貴乎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稱文

好呼報反

鄭氏曰懾猶怯惑馬氏睎孟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怯懾者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爲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釋文冠古亂反艾五蓋反謂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傳直專反沈直戀反八十九十曰耄本又作耄同忘報反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期朱子讀居宜反○朱子曰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爲句學字作一句下至百年曰期皆然愚謂鄭氏解幼學云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則本於幼字讀斷孔疏始以幼學弱冠等相連解之失鄭氏之意矣

鄭氏曰十年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有室有妻也妻曰室艾老也指使

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傳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悼憐愛也不加刑愛幼而尊老頤養也孔氏曰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時故檀弓云幼名三月爲名稱幼冠禮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爲幼學就業也二十成人始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至二十九通得名弱三十而立氣血已定故曰壯壯有妻妻居室中故呼妻爲室不云有妻而云有室者含妾媵也三十九以前通名曰壯壯久則强故四十曰强强有二義一則智慮强二則氣力强也四十九以前通曰强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五十堪爲大夫大夫得專治其官政故曰服官政也耆至也至老境也六十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六十至老境而未全七十全至老境故曰老也既老則

傳授家事付委子孫不復指使也案庶子年老亦得傳
付子孫而鄭惟云宗子者庶子授家事於子非相傳之
事傳者上受祖父之重下傳子孫子孫所傳家事祭祀
爲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之事猶親
爲之其視濯溉則子孫故序卦註云謂父退居田里不
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是也若至八十祭
亦不爲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註云不齊則
不祭也耄者僻謬也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
言二時也悼者幼無識慮耄者可尊敬雖有罪而同不
加其刑辟也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
曰惷愚鄭註云若今時律令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
殺人他皆不坐也呂氏大臨曰仕者爲士以事人治官
府之小事也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治官府之大事

也材可用則使之仕德成則命爲大夫非無蚤成夙知之才也葢養天下之材至於成就而後用之則收功博如不待其成而用之所謂賊夫人之子以政學者也耄者老而知巳衰悼者幼而知未及二者雖有罪而情不出於故故不加刑焉百年者飲食居處動作無所不待於養方氏慤曰人生以百年爲期故百年以期名之朱子曰期與朞字同論語期可巳矣周匝之義期謂百年巳周頤謂當養而巳期如上句幼弱耄悼等字頤如上句學冠不刑等字愚謂傳者喪服傳所謂傳重也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則宗子七十主祭故鄭氏謂七十使子孫視滌濯而祭猶親之也○戴氏溪曰聖人制體以律天下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每十年爲一節而人

必有定向矣愚謂二十而冠三十有室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亦制爲大限如此耳喪服有爲夫姊之長殤又有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則大夫士之冠昏未必皆至於二十三十而材德秀異者其爲士大夫亦有不待乎四十五十者矣

大夫七十而致事

鄭氏曰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劉氏敞曰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君雖留之臣曰不可貪人之榮不可恩人之朝不可塞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亦不強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事之義也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鄭氏曰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

則不聽耳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

若今小車也孔氏曰謝猶聽許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

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今不得聽是

有德尚壯猶堪掌事不聽去也熊氏云不聽致事則祭

義云七十杖於朝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

杖於朝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

也適四方謂遠聘異國安車小車也亦老人所宜然此

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

車則相互也愚謂賜之几使於朝中治事之所憑之以

為安也賜之杖使於入朝之時持之以自扶也几杖不

入君門君賜之則得以入朝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鄭氏曰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於其國則稱名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孔氏曰註引左傳證老臣對他國人自稱老夫也於其國謂自與其君言也雖老猶自稱名也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下大夫自名是上大夫於巳君自稱爲下臣下大夫於巳君稱名此既自稱老夫宜是上大夫而稱名從下大夫者既被君尊異故臣亦謙退從下大夫之例而稱名也愚謂臣於君無不稱名者玉藻上大夫曰下臣下大夫自名者謂上大夫自稱曰下臣某下大夫直稱名而巳此老臣稱於他國曰老夫而於其國尙稱名與平日同不敢自尊異也疏說非是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鄭氏曰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答之制法度孔氏曰鄰國來問君必問於老賢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君之問也愚謂明習於國家之舊典故事而使四方之國有所取正焉此老成人之所以可貴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釋文長丁丈反下皆同操七刀反

鄭氏曰從猶就也長者問當謝不敏如曾子之爲孔氏曰操執持也杖可以策身几可以扶已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持就之陳氏祥道曰辭者無所受於已讓者有所推於人曾子之謝不敏所謂辭也子路之率爾而對非所謂讓也呂氏祖謙曰古者弟子見長者不敢以賓客之禮見長者處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其弟讓之心也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

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是實了此必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理亦不能入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釋文凊七性反字從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

鄭氏曰定安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孔氏曰冬溫夏凊是四時之法昏定晨省是一日之法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熊氏云晨省者案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方氏慤曰冬則溫之以禦其寒夏則凊之以辟其暑昏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也呂氏大臨曰內則父母將衽奉席請何趾此昏定之事也子事父母雞鳴適父母之所問衣燠寒此晨省之事也朱子曰溫凊定省雖有四時一日之異然一日之間正當隨時隨處省察其或溫或凊之宜也

在醜夷不爭

鄭氏曰醜衆也夷猶儕也孔氏曰醜夷皆等類之名貴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儕等輩喜爭勝負忘身及親故戒之呂氏大臨曰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孝經引此三者此獨云在醜夷不爭者上下驕亂之禍爲少而醜夷之爭多也愚謂此爲少者設戒故但言在醜夷不爭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氏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受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孔氏曰大宗伯云一命受職職則爵也又宗伯三命受位鄭云始有列位於王朝今言受車馬

者三命受位卽受車馬所以許受三命不受車馬者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也車馬是安身身安不歸祖父故不受也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明非惟外迹不受抑亦心所不及於此賜也呂氏大臨曰事宗子者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則事親者車馬之盛宜在所不受也朱子曰按左氏傳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大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天子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耶愚謂車馬衣服所以賜有功也三賜不及車馬者賜物車馬爲重雖有三命之尊猶不敢及於此也不及以心言非以事言注疏之說已得之而呂氏得其比例之確朱子盡其情事之詳三說參觀之其義乃備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釋文僚本又作寮弟大計反

鄭氏曰不敢受重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爲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孔氏曰慈者篤愛之心兄弟內外通稱親疏交接並見其慈而稱之孝子能接同官不敢踰越等級故稱其事長之弟同師之友意趣相得綢繆切磋故見其仁恩而稱之交遊汎交也交遊本資信合故稱其信呂氏大臨曰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也州閭鄉黨觀其行者也見其所以敬親者故稱其孝兄弟親戚責其恩者也順於父母者親親之愛必隆故稱其慈僚友見其有所讓者也有遜弟之心故稱其弟執友者友其德德莫盛於孝孝者仁之本故

稱其仁交游主於信知其誠心於孝也故稱其信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釋文行下孟反

鄭氏曰敬父同志如事父孔氏曰自上詣下曰見如字自下朝上曰見賢遍反父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見賢遍反或途中相見如字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釋文告古毒反

鄭氏曰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有常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呂氏大臨曰出必告反必面受命於親而不敢專也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體親之愛而不敢貽其憂也親之愛子至矣所遊必欲其安所習必欲其正苟輕身而不自愛則非所以養其

志也

恆言不稱老

鄭氏曰廣敬黃氏榦曰人子對父母常言須避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身自稱老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鄭氏曰年長以倍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爲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惇行孝弟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孔氏曰父事之即父黨隨行也兄事之正差退而雁行也肩隨謂並行而差退吳氏澄曰此謂道路長幼同行之節父事王制所謂父之齒隨行也兄事王制所謂兄之齒雁行也

肩隨王制所謂朋友不相踰也○孔氏曰未二十童子則無此禮以其未能惇行孝弟論語云與先生並行懸謂鄭氏謂年長以倍謂年二十於四十者此畧舉以見例可也至其引內則年二十惇行孝弟則似謂二十方有此禮孔氏遂謂未二十童子無此禮誤矣此篇所言灑埽應對進退辭讓之節乃內則所謂幼儀正所以教童子若二十惇行孝弟則其事不止於此矣孔子言闕黨童子與先生並行正謂其不知隨行後長之禮非謂禮當如是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鄭氏曰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孔氏曰古者地敷橫席席容四人則推長者一人居席端若有五人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一人異席也愚謂席之度九尺足以

容四人也○馬氏晞孟曰其出也不並行其居也不同席敬長如此則民之犯上而踰禮者鮮矣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釋文奧烏報反沈於六反

鄭氏曰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孔氏曰主猶坐也室戶近東南角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名爲奧尊者居必主奧人子不宜處之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尊者宜獨則坐居席中卑者不得坐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尊者常行正路卑者不得行也門中有闑兩旁有棖棖闑之中尊者所立人子不當之而立也四事皆謂與父同宮者異宮則不禁有命既尊各有子孫臣隸應敬已故也

食饗不爲槩釋文食音嗣饗本又作享槩古愛反

鄭氏曰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孔氏曰大夫士相來往設於饗食制設饌具事由尊者所裁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也熊氏云謂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無待賓之事

祭祀不爲尸

鄭氏曰尊者之處爲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孔氏曰尸代尊者之處故人子不爲也愚謂宗廟之尸用所祭者之孫爲之父在而爲尸其父必與於祭將以尊臨其父爲人子者所不可安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鄭氏曰恆若親之將有教使然孔氏曰謂雖不聞父母之聲不見父母之形然想像視聽似見形聞聲而將有

敎使已然也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釋文訾音紫沈又將知反

鄭氏曰爲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孔氏曰苟且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己苟譏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故孝子不爲也愚謂登高恐墜臨深恐溺二者皆近於危苟訾似讒苟笑似諂二者皆近於辱少儀曰毋訾重器又曰毋訾衣服成器是非但於人不苟訾於物亦然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鄭氏曰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孔氏曰不行事於闇中一則爲卒有非常一則爲生物嫌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鄭氏曰不許友以死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讎孔氏曰親存須供養則孝子不可死也若許友報仇怨而死是忘親也親亡則得爲友報仇故周禮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不有私財愚謂白虎通義云朋友之道親在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不許友以死卽不許友以身也不有私財卽不得專通財之恩也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釋文純諸允反又之閏反下同

鄭氏曰爲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孔氏曰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衣領緣也禮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靑故親存不得純素

也愚謂吉冠之純未聞以大祥縞冠素紕推之則冠純之色當與冠同而其物則精與此冠謂燕居之冠也衣謂深衣也以其用於燕私故或純采或純素若禮服之冠與其中衣飾有一定不因父母之存沒而異也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鄭氏曰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三十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孔氏曰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則適庶皆然今云當室則似庶子不同適者有二云凡子皆然豈惟當室但適子內理蒸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備嫌或不同故特明之故鄭引深衣證凡孤悉同也崔靈恩云當室之孤內理蒸嘗外交宗族所履之事莫不傷心故特純素不當室則純采呂氏大臨曰少而無父者雖人之窮然既除喪矣冠

衣猶不改素則無窮也先王制禮豈可獨遂其無窮之情哉故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則不然也深衣之言畧矣愚謂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靑孤子衣純以素是非具父母即爲孤子矣鄭云未三十無父者乃爲孤非也孔氏謂凡孤皆不純采崔氏謂惟當室者不純采呂氏說與崔氏同朱子則存孔氏之說然考問喪云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是童子當室者之服皆重於其不當室者若此冠衣不純采凡孤皆然則不必嫌當室者之不然而特明之矣今特言孤子當室則是惟當室者有此禮而餘孤不然也蓋以適子傳重所慼彌深故也深衣不言當室乃文畧爾

幼子常視毋誑釋文視音示誑本或作迋同九况反

鄭氏曰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

之毋誑欺孔氏曰幼子常習效長者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可示以欺誑劉氏彝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無所學而不可成故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視之以詐僞則詐僞篤於其心矣

童子不衣裘裳 釋文衣於旣反

鄭氏曰裘大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孔氏曰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大溫傷陰氣也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也內則曰二十可以衣裘帛愚謂不衣裘謂褻服也成人褻服冬有裘夏有葛春秋有繭袍絅褶之屬童子雖冬不衣裘服繭袍而已不衣裳謂外服也下文云兩手摳衣去齊尺玉藻云童子緇布衣錦緣弟子職云振衽埽席童子之衣有齊有緣有衽則深衣之制也成人燕居服深衣其

禮服則有元端朝服之屬童子惟服深衣衣裳相連無殊衣裳之服也蓋元端朝服之屬衣冠相配冠乃服之童子未冠自無服裳之法非徒欲其便易也

立必正方不傾聽

鄭氏曰習其自端正孔氏曰立宜正嚮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呂氏大臨曰立必正所向之方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使之偏有所向也士相見禮云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疑君者謂斜嚮之不正方也不傾聽者頭容直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釋文奉芳勇反又扶恭反下奉扁奉席皆同辟匹亦反徐芳益反沈扶赤反咡徐如志反

鄭氏曰兩手奉長者之手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

語口旁曰唯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孔氏曰兩手奉長者之手爲兒長大方當供養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也劍謂挾於脅下如帶劍也長者負兒之時傾頭與語必教之使掩口而對恐氣觸人也張子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則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教安詳恭敬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釋文從才用反下皆同

鄭氏曰先生老人教學者不越路而與人言尊不二也正立拱手爲有教使趨而退爲其不欲與已並行孔氏曰稱師爲先生者言彼先巳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爲弟子者言巳自處如弟子尊師如父兄也而論語云有

酒食先生饌則先生之號亦通父兄崔靈恩云凡言先生謂年德俱高又敎道於物者凡云長者直以年爲稱也凡爲君子者皆爲有德尊之不據年之長幼故所稱不同也案書傳畧說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敎於州里儀禮鄉射註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此云老人敎學者則通凡老而敎學者未必皆致仕者見師而起敬故疾趨而進就之又不敢斥問先生所爲故正立拱手而俟先生之敎愚謂不與言則退者不敢以無事稽先生之行也註說非是葢此童子既知禮自能隨行後長先生不必以與已並行爲慮也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釋文上時掌反下同鄉許亮反後文皆同

鄭氏曰爲遠視不察有所問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釋文呼火故反

鄭氏曰爲惑人

禮記卷一終

附貢生永嘉任鳳鏘校栞

禮記卷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上第一之二

將適舍求毋固

鄭氏曰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故常或時乏無孔氏曰舍主人家也黃氏榦曰註義或迂求毋固者謂凡求物於主人毋固毋必隨其有無愚謂自此以下至必愼唯諾皆言適舍之法葢燕見之禮也故下文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皆爲燕見不將命故也毋固之義鄭氏與黃氏雖異而皆以爲有求於主人之法然下文方言上堂入戶此發端乃遽言求主人之物非其序也固謂鄙野而不達於禮下篇云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哀公問曰寡人固左傳我僞固而

授之末此言將適人之所居凡事當求合禮而不可失之鄙野下文所言皆毋固之事也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釋文聞音問又如字

鄭氏曰聲必揚警內人也孔氏曰屨人註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室有二人故戶外有二屨此謂兩人體敵故二屨在外鄉飲酒無算爵賓主皆降脫屨於堂下體敵故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故少儀云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二屨是有二人或請間密事若兩人語聞於戶外則外人乃可入也熊氏以爲一人之屨在戶內其戶外有二屨則三人也義亦通也愚謂二屨謂二兩也凡席於堂者賓主體敵則屨皆解於堂下有尊者則尊者之屨在堂上鄉飲酒禮

無算爵賓主皆降脫屨升堂體敵故也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不言公降脫屨公尊屨在堂上也席於室者賓主體敵則屨皆解於戶外有尊者則尊者之屨在戶內少儀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戶外有二屨無尊者則二人也有尊者則三人也而其言不聞於外或密謀私事故不可入而干之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 釋文視常止反徐音示沈又市志反扃古螢反何云關也一云門扇上鐶鈕

鄭氏曰不干人之私也奉扃敬也孔氏曰禮有鼎扃所以關鼎關戶之木亦得稱扃凡奉扃必兩手向心今入戶雖不奉扃其手對戶若奉扃然言恭敬也視瞻毋回初入時不得回轉廣有瞻視也愚謂奉扃言其拱手高正之狀視必下謂在戶外將入時視瞻毋回謂甫入時

也

戸開亦開戸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釋文闔胡臘反

鄭氏曰亦開亦闔不以後來變於先入者闔而勿遂示不拒人孔氏曰闔而弗遂謂徐徐作闔勢以待後入不得遽闔以拒人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釋文踖在亦反一音席摳苦侯反趨本又作走徐音奏又如字唯于癸反徐于比反沈以水反

鄭氏曰趨隅升席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孔氏曰踐蹋也既並脫屨戸外其人既多後進者不得蹋先入者屨也踖猶躐也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上不發初從上也摳提也衣裳也唯𠯑也𠯑諾應辭也既坐定又慎於應對也愚謂此言毋踐屨於入戸之後則非踐戸外之屨矣所毋踐者謂長者之屨解於戸

內者也毋踖席者升席必由下此是數人連坐之席以後爲下當由後而升若升從席前則爲踖席也深衣衣裳相連故言摳衣其實是摳深衣之裳也鄉射禮註云脫屨則摳衣爲其被地蓋衣被地則汚且或傾跌也趨隅者升席由後故必趨向室隅乃得轉向席後而升也○孔氏曰玉藻云升席不由前爲躐席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别鄉飲酒云賓升席自西方註云升由下也升必中席彼謂近主人爲上故以西爲下與此同也朱子曰此是衆人共坐一席旣云當巳位上卽須立於席後乃得當巳位上蓋以前爲上後爲下也正與玉藻義同鄉飲乃是特設賓席一人之坐故以西爲下而自席下之中升而卽席與此異也愚謂凡燕坐之席衆人連坐者以席之前後爲上下蓋以人之所向爲上所背爲下

此與玉藻所言者是也玉藻云升席不由前註云升必由下下卽後前卽上也行禮之席一人專坐者以席之首尾爲上下鄉飲酒禮賓席於戶外以西頭爲下主人席於阼階介席於西階皆以南頭爲下是也人之升降皆由下而不由上禮席與燕席一也孔疏謂此與玉藻異而反以鄉飲酒禮爲證誤矣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釋文闑魚列反閾于逼反一音況域反

鄭氏曰由闑右臣統於君也闑門橛閾門限也孔氏曰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臣統於君不敢自同於賓故出入君門恆從闑東也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右踐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愚謂疏謂門以向堂爲正以明此出入由闑右之皆爲闑東是也然門之左

右所指不定據向堂言之則以東爲右此記由闑右是也據南向言之則以西爲右士虞禮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是也若人之出入於門則入以東爲右下文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是也出以東爲左士冠禮主人宿賓賓出門左主人迎賓出門左是也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鄭氏曰每門讓於客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賓於大門內爲猶數也客固辭又讓先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孔氏曰固如故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肅進也公食大夫禮曰公揖入賓從是也愚謂與客入者客在大門外主人出迎之而與之入也士相見禮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

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此所言乃賓反見而主人與之入之禮也蓋執贄相見者主人受贄於門內而賓遂出禮雖已成而情尙未洽故主人復迎之而入與之揖讓升堂以盡賓主之歡也凡者凡大夫士也迎於大門外者敵者之禮也每門者自大門至寢門也案儀禮凡主人與客入皆主人先入而客從所以道之也此乃云每門讓於客者蓋主人雖當道客必先以讓客而客辭然後主人先入而客從之也寢門正寢之門也禮先設席而後迎賓此客至於寢門主人乃請爲席者欲更正之示謹重也客固辭者辭主人之先入爲席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固辭再辭也肅客而入者客旣辭主人遂道客以入也○孔疏以朝聘之禮解此經然朝聘皆有聘禮歸饔餼問卿及公食大夫冠禮昏禮納采亦皆

廟與此言客至寢門者不合燕禮雖在寢然君燕巳之
臣子君不迎燕聘賓迎於大門內與此言每門讓於客
者不合若以爲兩君相見又與下文言客若降等者不
合故知此爲士相見禮反見之禮無疑也鄭氏云請入
爲席雖君亦然非也此反見乃大夫士之禮若臣見於
君奠贄則退無反見之禮也又鄭氏云客固辭又讓先
入孔疏云主人鋪席竟出而迎客再辭不先入也亦非
也客固辭辭主人之先入爲席非辭先入也主人請入
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與下文客若
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文勢
正同所謂請入爲席者特請而未嘗入也客辭之則止
矣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

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釋文復音服後此音更不重出

鄭氏曰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不敢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專復就西階復其正孔氏曰降等卑下之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是繼屬於主人案聘禮云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公迎賓賓入門左註左西方此皆是降等不就主人階者以聘禮及公食大夫禮並奉己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故從客禮也若君燕其臣則宰夫爲主人主人與賓皆從西階升與此殊也聘禮賓面主國大夫是敵禮賓亦入門右鄭云見私事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愚謂客就主人之階謂入門而右也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謂轉而向左也主人與客之辭讓皆在門內乃以階

言之者指其將就是階之道也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釋文拾依註音涉上時掌反○今按拾字當音其刼反

鄭氏曰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上東階先右足上西階先左足近於相鄉敬慤謂主人先登者亦所以道客也拾更也如投壺拾投射者拾發之拾級等也拾級謂主人既升第一級客乃發足升第一級客既升第一級主人乃發足升第二級主人與客更拾而升也鄉射禮云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中等中間一級也先升三等而中僅間一級則升階拾級之法可見矣聚足後足從前足而并不

栗階也足聚則步連矣○凡升階之法賓尊於主則賓升一等而主從之聘禮歸饔餼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大夫銜主君之命尊也賓問卿賓先升一等大夫從賓銜聘君之命尊也主尊於賓則主升二等而賓從之聘禮及公食禮皆公升二等而賓升是也賓主敵者則主升一等而賓從之聘禮賓儐大夫賓升一等大夫從賓面大夫大夫先升一等賓從是也然主升二等而賓從亦惟臣與君升則然若主人爲大夫賓爲士亦不過主升一等而賓升耳鄉飲酒禮鄉大夫尊於賓但言主人升賓升不言主人升二等可見矣此云主人先登客從之謂主人升一等而客從之雖降等之客亦然疏謂主人前升至第二級客乃升中較一級非是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室中不翔

鄭氏曰帷薄之外不趨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爲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玉也聘禮曰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疏云引聘禮證賓有執玉於堂下時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武尺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不翔又爲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孔氏曰帷幔也薄簾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禮緯文見郊特牲疏趨謂行而張足疾趨敬也貴賤各有臣吏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屏外不趨也言帷薄謂大夫士也其外不趨其內可趨爲敬也堂上不趨亦謂不疾趨堂上迫狹故也下階則趨故論語云沒階趨執玉須慎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也賓執玉進入門內不疾趨而爲徐趨玉藻

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註云孔子執玉則然又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註云著徐趨之事也愚謂玉藻趨有疾趨徐趨二法疾趨起屨離地徐趨舉前曳踵帷薄之外不趨此以不爲容而不趨非惟不疾趨并不必徐趨矣堂上地迫不能趨也執玉重愼不敢趨也此二者但不疾趨耳當徐趨也故聘禮記將授志趨是執玉徐趨也堂上接武卽徐趨堂下布武卽疾趨也疾趨、張足則布武矣此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者常法也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以疏數爲尊卑之差乃君與臣相與行禮之法所謂君行一臣行二也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釋文並如字又步頂反後放此跪求委反本又作危授坐本又作俛仰

鄭氏曰不橫肱爲害旁人不跪不立爲煩尊者俛仰受

之愚謂坐與跪皆以兩膝著地直身而股不著於蹠則爲跪以股就蹠則爲坐坐所以爲安跪所以爲敬授立不跪爲煩人之坐而受也授坐不立爲煩人之起而受也○朱子曰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坐夫以啟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異耳愚謂跪卽大祝九

拜之振動也跪或謂之長跪亦曰長跽史記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者長跽古詩長跪問故夫蓋坐以尻就蹠而稍危跪則竦身直股而稍長矣弟子職云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此坐之節也坐必先脫屨蓋坐以尻就蹠著屨則妨於坐故也跪則不必脫屨故拜不脫屨也然跪亦或謂之坐而坐不可謂之跪故孔疏云坐名通跪跪名不通坐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釋文為于僞反攘本又作糞徐音奮帚之手反拘古侯反徐音俱扱依註音吸許急反○今按扱當如字側洽反

鄭氏曰加帚於箕上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擖厥中有帚以袂拘而退謂埽時也以袂擁帚之前埽而卻行之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

箕去棄物以鄉尊者則不恭孔氏曰拘障也當埽時卻
退以一手捉帚又一手舉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埽且
退故曰拘而退必讀扱爲吸者以其穢物少吸然則盡
不得爲一扱再扱故讀從吸也呂氏大臨曰扱讀如尸
扱以柶祭羊鉶之扱謂箕扱於糞如柶扱於鉶也糞除
布席役之至賤者也古之童子爲長者役而其心安焉
蓋古者敎養之道必本諸孝弟孝弟之心雖生於惻隱
恭敬之端而其行常在於洒埽應對執事趨走之際蓋
人之有血氣者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今使知長者之可
敬甘爲僕御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
然後可與進於道愚謂扱當如字說文扱收也謂以帚
收斂所糞於箕也

奉席如橋衡釋文橋居廟反

鄭氏曰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孔氏曰奉席如橋之衡衡橫也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奉卷席之法故云如有首尾然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釋文衽而審反

鄭氏曰順尊者所安也衽卧席也坐問鄉卧問趾因於陰陽愚謂此謂始布衽席之法也弟子職曰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何所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君子之居恒當戶寢必東首然又或順乎一時之宜故爲長者設衽席必先請其所欲也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鄭氏曰上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孔氏曰上謂席首所在也凡坐隨乎陰陽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

西東坐是陽其左在南西坐是陰其右亦在南也此謂
尋常布席之法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註云賓席
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並與
此不同也愚謂此室中布席之法也室中之席尊者在
西南隅東鄉南上故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南鄉北鄉
以西方爲上皆統於尊者故也故士昏禮婦盥饋舅姑
並席於奥南上婦餕席於北墉下西上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釋文函胡南反丈如字丈尺之丈王肅作杖○鄭註丈或爲杖

鄭氏曰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
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孔氏曰飲食之客布
席不須相對若講問之客布席相對須講說指畫使相
見也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

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也王肅以爲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容杖也然二家可會患謂此亦謂室中布席之法也饗食燕之正禮賓席於牖間若尋常燕食則有席於室者其席蓋賓在西南隅東向而主人在北墉下南向也非飲食之客謂凡以事相詣者其席蓋賓在西南隅東向而主人在戶內之西西向對之也鄭氏以此爲講問之客蓋據文王世子言之然以下文主人跪正席及客徹重席觀之則此乃敵體之客而與主人非有教學之分者蓋非飲食之客其布席皆函丈不但講問爲然也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釋文重直龍反

鄭氏曰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撫之者答

主人之親正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客踐席乃坐者客坐主人乃敢安也孔氏曰撫謂以手按止之也禮器云諸侯席三重大夫再重又鄉飲酒之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爲客設重席客謙而自徹也固辭再辭止客之徹也踐履也客踐席乃坐者客還履席將坐主人待客坐乃坐也愚謂重席蓋一種席而重之者也大夫席再重士不重此客有重席不辨大夫士者禮器謂行禮之席此尋常待客之法也然大夫之重席以二種席重之公食禮蒲筵常加萑席尋是也此一種席而重之則亦異乎大夫之再重矣客徹重席者不敢自異於主人也禮有三辭一辭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凡禮辭者其辭皆不行冠禮宿賓賓禮辭許鄉飲酒鄉射宿賓賓禮辭許士相見禮若

嘗爲臣者則禮辭其贄是也凡終辭其辭皆行士相見禮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是也若固辭則有行者有不行者士相見禮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又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此皆固辭而不行者也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此皆固辭而行者也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此皆敵者之禮鄭氏以爲請問之客非矣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鄭氏曰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爲來故愚謂客來詣已則主人宜問其所爲來然後客舉其所欲言者告之若客先舉則近於卒遽

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

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釋文作才洛反齊音咨本又作齎撥半末反蹶本又作蹷居衛反又求月反笑本又作策初革反○孔疏以足毋蹶以上屬上若非飲食之客爲一節今按自此以下至稱先王言弟子見師卽席講問之禮與上言賓主敵體之禮不同又其文皆用韻席字作字尺字爲韻撥字蹷字越字爲韻前字安字蹶字言字爲韻容字恭字同字王字爲韻當爲一節不宜與上文相屬

鄭氏曰作顏色變也齊謂裳下緝也撥發揚貌蹶行遽貌戒勿越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孔氏曰摳提挈也衣謂裳也將就席之時以兩手提裳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轉足躡履之也足毋蹶者謂勿得行遽恐有蹶蹪之貌也策篇簡也坐亦跪也坐名通跪跪名不通坐越踰也愚謂作者色慚變也幼者之色易於慚變故戒之言去齊尺則所摳者裳也而曰摳衣者深衣衣裳相連也趨走則衣易撥開行易卒遽毋撥毋蹶皆爲其失容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釋文

儳徐士鑒反又蒼鑒反又蒼陷反

鄭氏曰盡後謙也盡前爲汚席執猶守也儳猶暫也非類雜孔氏曰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盡後不敢近前以爲謙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飲食坐也俎豆皆陳席前若坐近後則濺汚席故盡前也玉藻云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令安坐久坐好異故戒令如精者無怍顏容也長者猶先生也互言耳及謂所及之事也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雜甲事暫然雜錯長者之說朱子曰說文云儳互不齊也儳言儳長者之先而言也愚謂上言將卽席之法此又言旣卽席之法也毋儳言謂長者方與甲言未與乙言則乙不得以己言儳雜之論語

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是也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釋文勦初交反一音初敎反說如字徐舒鋭反

鄭氏曰正爾容聽必恭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已說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已不當然也則古昔稱先王言必有依據孔氏曰語當稱師友無得擥人說以爲已語則法也言雖不當雷同又不得專輒必法於古昔之正所言之事必稱先王愚謂此謂長者既言及之則其容貌應對當如此也卽席之時既執爾顏先生言及之則當益正其容而恭敬以聽也勦說則掠美雷同則無識既戒是二者而或游談不根妄自立說又不可也故又當則古昔稱先王古昔言其時先王言其人稱先王正所以則

古昔也自將卽席至此皆弟子見師卽席講問之法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釋文坐才卧反後放此

鄭氏曰不敢錯亂尊者之言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鄭氏曰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鄭氏曰應辭唯恭於諾孔氏曰父與先生呼召稱唯唯也不得稱諾其稱諾則似寬緩驕慢但今人稱諾猶古之稱唯其意急今之稱唯猶古之稱諾其意緩是古今異也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

鄭氏曰毋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來者見同等不起不爲私敬孔氏曰坐於近尊者之端勿使有空餘之席欲得親近先生備擬顧問且擬後人之來闕在下空處以待之也同等後來不爲之起尊敬先生不敢曲爲私敬也愚謂弟子職曰後至就席狹坐則起是非狹坐則不爲之起也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鄭氏曰燭至起異晝夜食至起爲饌變上客起敬尊者孔氏曰上客謂尊者之上客也尊者見之則起故侍者宜從之而起愚謂燭至起者當起而執燭也弟子職曰昏將舉火執燭隅坐是也食至起者當起而饋饌也弟子職曰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是也上客起者旣隨長者而起且爲當給使令也弟子職曰

若有賓客弟子騐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是也

燭不見跋釋文見賢遍反跋半末反

鄭氏曰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孔氏曰小爾雅云跋本也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唯呼火炬爲燭炬盡則藏所然殘本恐客見殘本積多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或欲辭退也愚謂不見跋謂出而棄之弟子職曰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厭穪遂出是去是也葢燭本不淨故不置於席旁而使之露見恐先生見之而生憎惡亦所以爲敬也註疏專以待賓客言之非是

尊客之前不叱狗

鄭氏曰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嫌若風去之孔氏曰

尊客至而主人叱狗則似厭倦其客欲去之也卑客亦當然舉尊爲甚方氏慤曰不以至賤駁尊者之聽

讓食不唾

鄭氏曰嫌有憎惡呂氏大臨曰嫌若嘗主人食亦不敬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釋文莫音暮

鄭氏曰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孔氏曰君子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杖屨者君子自執杖在坐著屨升堂脫之在側若倦則自撰持之也視日蚤莫者君子或瞻視庭影望日蚤莫也禮卑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今尊者爲上諸事皆是欲起之漸故侍坐者得請出矣愚謂諸事皆君子厭倦之容故侍坐者得請出體尊者

之意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鄭氏曰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釋文間音閑

鄭氏曰復白也言欲少須空間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呂氏大臨曰人俟間而有復則屏而待不敢干其私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釋文噭古弔反視如字徐市志反倨音據跛彼義反又波我反徐方寄反髢徒細反袒徒旱反褰起連反○鄭註髢或為肆

鄭氏曰毋側聽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於垣毋噭應以下皆為其不敬噭號呼之聲也淫視邪眄也怠荒放

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髲也毋垂餘如髲也免去也褰袪也孔氏曰凡人當正立不得傾欹側聽嫌探人之私也噭謂聲響高急應答宜徐徐而和不得高急如叫也淫謂流移也瞻視當直不得流動邪眄也怠荒謂身體放縱不自拘斂也遊行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也跛偏也謂挈舉一足一足蹋地立宜如齊雙足並立不得偏也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寢卧也伏覆也卧當或側或仰而不覆也髢髲也髮以纚韜之不使垂如髲也愚謂此節通戒容儀之法孔疏㯝上侍君子爲義非是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釋文上時掌反

鄭氏曰不上於堂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不敢當階爲妨後升者孔氏曰屨不上於堂者長者在堂而侍

者履賤故解於階下不著上堂若長者在室則侍者得著履上堂而不得入室也解脫也愚謂安坐必先脫履侍者統於長者當就主人之階解履不敢當階則當解於東階之東也

就履跪而舉之屏於側

鄭氏曰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愚謂此侍者退而長者不送之者也解履固不當階矣又必跪而舉之屏於側者長者在堂不敢對尊者著履故必跪而舉之而轉就旁側乃著履也側謂堂下東序之東長者所不見之處玉藻隱辟而後屨是也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鄭註遷或爲還

鄭氏曰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內也孔氏曰內屨不跪者若跪則足向後不便也雖不並

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愚謂侍者退而長者送之則當鄉長者著屨屨不當階必遷之轉就階側乃得向長者而屨也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鄭氏曰為干人私也離兩也孔氏曰若見兩人併坐或兩人併立恐密有所論則已不得輒往參預之也又若見有二人併立當巳行路則避之不得出其中間也不云離坐者道路非安坐之地故不云坐也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釋文椸羊支反枷本又作架徐音嫁古本無此字櫛側乙反

鄭氏曰自此至弗與同器而食皆為重別防淫亂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椸可以架衣者呂氏大臨曰男女不雜坐經雖無文然喪祭之禮男女之位異矣

男子在堂則女子在房男子在堂下則女子在堂上男子在東方則女子在西方坐亦宜然陳氏澔曰楎者曰楎橫者曰椸枷與架同置衣裳之具也巾以挩潔櫛以理髮此四者所以遠私褻之嫌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釋文嫂字又作㛮漱悉侯反

鄭氏曰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孔氏曰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諸母不可使漱裳欲尊崇於兄弟之母又欲遠別也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釋文梱本又作閫苦本反

鄭氏曰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孔氏曰梱門限也外言男職也內言女職也男職在於官政不得令婦人預之故不入於梱女職織紝男子不

得濫預故不出於梱閾謂此以嚴外內之限也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鄭氏曰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𦍩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孔氏曰女子婦人通稱也婦人質弱必有繫屬故恆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繫香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衿纓鄭以爲佩香纓不云纓之形制一是許嫁時繫纓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鄭註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又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鄭云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此而言有二纓也婦人之衿纓即是五采者故鄭云示繫屬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

而食

孔氏曰女子子謂巳之女也男子單稱子女子則重言子者案鄭註喪服云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未嫁亦然今嫌嫁或有異故明之皆爲重別防淫亂也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姪父尊卑殊不嫌也愚謂謂女子子亦子也但曰女子則無以著其爲子但曰子則無以別其爲女故兼而稱之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此云既嫁而反者明雖嫁猶然也上云姑姊妹女子子而下言兄弟惟據姊妹者舉其中以該上下避文繁也孔氏謂姪父尊卑殊不嫌非也

父子不同席

鄭氏曰異尊卑也愚謂註說非也此子亦謂女子子也

但言子者蒙上可知也上言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既據姊妹以見姑與女子子矣又言此者嫌父之與女尊親兼極或無事乎遠別故又明之父子不同席則亦不同器而食可知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釋文不相知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衍字耳○今按據註當有名字孔疏本爲長

鄭氏曰有媒往來傳昬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重別有禮乃相纏固愚謂行媒謂媒妁之往來也士昬記昬辭曰吾子有惠既室某也鄭云某壻名此以男之名達之於女家也昬禮問名問女之名也此以女之名達之於男家也幣納徵之幣也庶人緇幣五兩大夫士元纁束帛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既納吉而後納幣納幣而昬姻之禮定交謂交際往來若執贄以相見是也親

謂相親近若親御授綏親之也是也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
厚其別也釋文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鄭氏曰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
也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會賓客也厚重愼也愚謂日月
以告君者內則子生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以告閭
史閭史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意娶妻者其禮亦若
此小司徒鄉師等皆云稽其夫家益卽據諸此也鬼神
謂祖禰也士昏禮不告廟然左傳鄭公子忽娶於陳先
配而後祖陳鍼子譏之楚公子圍娶於鄭亦言布几筵
告於莊共之廟自大夫以上有告廟之禮也同官爲僚
同志爲友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昏禮有饗送者之

禮鄉黨僚友甚亦有與於斯禮者與男女有別故其合也不可以苟昬禮愼重如此所以厚男女之別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釋文取七住反本亦作娶下買取妻同

鄭氏曰爲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孔氏曰郊特牲云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也諸侯取一國之女二國同姓以姪娣媵大夫士取亦有妾媵或時非此媵類取於賤者不知何姓之後但卜得吉者取之顧氏炎武曰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而子產之告叔向云內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

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瀆也蓋謂娶妻不娶同姓固兼有遠嫌戒瀆之義而此節所言則主於遠嫌厚別之義而已然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卜之而吉則其非同姓可知矣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釋文見賢遍反

鄭氏曰遠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衆人所知孔氏曰寡婦無夫若其子有奇才異行則可與之爲友若此子凡庸而已與往來則於寡婦有嫌也○自男女不雜坐至此明男女遠嫌厚別之禮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鄭氏曰謂不在賓客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爲進其禮蓋乘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昏禮不賀孔氏曰某子賀者名使某使自謂也呂氏大臨

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昬禮不賀人之序也雖
曰不賀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
其辭舍曰昬禮而曰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
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言賀因俗之名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鄭氏曰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
坐再至愚謂貨財筋力所以行禮也然人之所無而不
可強者君子有所不責焉所以通禮之窮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鄭氏曰此在常語之中爲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
諱之隱疾衣中之疾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尚可
指擿此則無時可避杜氏預曰隱痛疾病避不祥也孔
氏曰名子不以國者不以本國爲名如他國則得爲名

故桓十三年衞侯晉卒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是也不以日月者不以甲乙丙丁爲名殷家得以爲名者殷質不諱名故也然案春秋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亂世不能如禮或以爲不以日月二字爲名也皆爲其難避也愚謂日謂支干也日以支干相配爲名月謂晦朔弦望或曰謂十二月之名爾雅正月曰陬二月曰如之屬是也○左傳魯申繻曰名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牲畜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愚謂周人以諱事神謂不正稱其名耳非謂他處皆避之也書言惟有歷年詩言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此即王季

文武之名也則諱名之法可見矣周末文勝而諱避繁

故有如此記與申繻之所言者雖然臣子尊其君父鬧

名必嚴有忠敬之心焉固非禮之咎也

男女異長

鄭氏曰各自爲伯季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釋文冠古亂反

鄭氏曰成人矣敬其名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鄭氏曰對至尊無小大皆稱名孔氏曰君前臣名者成

十六年鄢陵之戰陷於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

是書之子對晉侯而稱書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賈氏

公彥曰名受於父母爲質字受於賓爲文故君父之前

稱名至於他人則稱字胡氏銓曰宣十五年申犀謂楚

王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襄二十一年欒盈謂王行人曰陪臣書皆名其父於君前也於他國君亦然成三年荀罃謂楚王曰以賜君之外臣首愚謂成人雖爲之字然對君而言臣對父而言子則皆稱其名謂卿大夫於君前名其僚友子於父前名其兄弟蓋至尊之前無私敬也統以父則皆子統以君則皆臣故對父雖弟亦名其兄對君雖子亦名其父也

女子許嫁笄而字

鄭氏曰以許嫁爲成人陳氏澔曰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愚謂男子冠而婦人笄然冠之年有一定而笄之年無定內則曰女子十五而笄蓋自十五以前未可許嫁也至十五始可許嫁許嫁則笄矣然許嫁不必皆十五即笄亦不必皆十五也故於男子言二

十而冠而女子之笄不著言其年也〇自名子者至此

記男女名字之法

禮記卷二終

江蘇候補知府永嘉涉邦佑校栞